

書無多購者從速

吉金圖 本院精拓商周各代銅器製為吉金圖每畫四幅價洋五角信封每五十幅價洋四角此圖紙除由本院出售外委託清和閣代銷處

# 故宮週刊

題  
易培基

(品藏樓藏寶)(前詳傳小)水山瓚倪元

宋刊大字本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終南山釋道宣述

妙法蓮華經者統諸

佛降靈之本致也蘊結大廈出彼千齡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燉煌菩薩竺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安年中後秦弘始丘慈沙門鳩摩羅什次翻此經名妙法蓮華隋氏仁壽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名妙法三經重省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弘秦本自餘支品別傳不無其流具如序層故所非述夫以靈嶽降靈非太聖無由開化適化所及非昔緣無以導心所以仙苑告成機分

## 大瓢偶筆節錄

是書為清初山陰楊大瓢實隨手鈔綴之作、篇中雜論碑帖、直書所見、精詳淹博、自成一派、復經鐵嶺楊樹農氏編次彙列、間加按語、正誤辨疑、實足有功金石、節錄之以為藝林參考之一助、

### 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

大禹嶠碑、在衡山峴巔峯巖所刻者、宋嘉定間何致子一所摹、在嶽麓山巖石壁間、有亭覆之、石東北向、高七尺、廣兩之、若屏然而亞其兩角、刻文於中、空其前後、榻墨處獨黑、望之若另一碑、其實則一石也、余於康熙戊子春、從嶽麓書院崇道祠登山、由道中廟極高亭往觀之、亭外西北隅有磨崖、古刻三行、大如斗、類八分、缺其上截、旁有小楷書二行、俱不可辨、不知何人所刻、亭中石刻尚多、大都近代人書、不足觀也、

會稽山禹陵鑿石本無字、漢永建元年五月始刻、題字於石、石在禹廟東南小阜、高五尺許、下大可合抱、而上微銳、銳處有一孔、形若稱錘、故土人呼之為石稱錘、予幼時見其孔若兩而復續者、朱竹垞曰、相傳千夫不能撼、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而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及拔、陷地幾數寸爾、士人塗以漆、仍立故處、覆以亭、按畢書亭集云、考古之難者、下棺用鑿、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王復齋碑錄定為漢刻、是矣、趙氏金石錄目曰、鑿石銘、誤、

連江石鼓文、明時吳襄惠公文華得搨本於楊修、用修得之李西涯、相傳為蘇子瞻藏本、康熙初襄惠後人吳子鈞屬李登陳延之歐陽惟禮案而刻之木、與國學陳倉本不同、竹垞云、西涯偽作、

按韓文公石鼓歌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涎、杜少陵云、(按第一版)

宋

陳

賜

書

(一之書法人宋)

太常少卿陳

賜

行藝當年

帝所聞聲名久矣動簪紳

文場秉筆淵源厚師席談

經紫微醇白醪忽驚萬里

暮青衫難問若溪春兩東

模範垂芳遠多少生徒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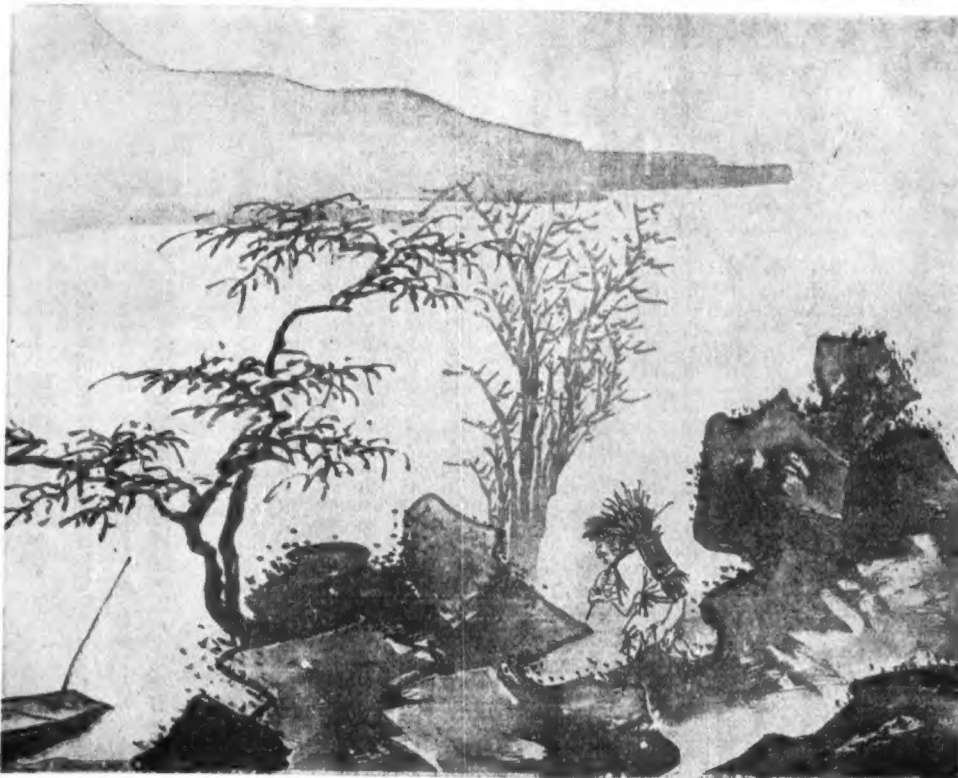
滿巾

陳賜、祥道弟、字晉之、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直學士、以勸導紹述為太學博士、兼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賜所著樂書、貫穿明備、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後官禮部侍郎、

陳倉石鼓久已訛、章蘇州云、風雨缺謬著難、則石鼓唐時已無全文、集古錄歐陽公所見止四百六十五字、近時阮雲臺相國取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重刻於杭州府學、亦止四百六十二字、元人吾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諸作、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而升庵所拓、乃至七百有二字之多、朱竹垞辨其妄自改增、可無疑矣、據升庵謂得之李西涯、傳之蘇子瞻、竹垞謂果爾、則子瞻應先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何以子瞻之詩曰、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範半已似蝦蟆、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字形汗漫隨石缺、若蛇生角龍折股、是子瞻子由均不應有是言、又西涯石鼓歌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實之本、有七百餘字、

宋夏圭山水長卷之五

(前詳傳小)



拾殘補缺、亦已多矣、實之亦不應為是言也、觀此則竹垞非疑西涯偽作、直指升庵偽作耳、開考李文正懷麓堂集、絕不道及、其為升庵偽作可知、日下舊聞載賦石鼓者二人、曰周伯溫、李丙奎、作詩歌者二十人、曰章應物、韓愈、張耒、洪适、梅堯臣、蘇軾、蘇轍、張養浩、揭傒斯、宋濂、吳萊、顧文昭、盧原質、唐之淳、程敏政、李東陽、何景明、王家屏、朱國祚、郭天中、會稽山碑舊傳李斯篆在鵝鼻山、近見明南達吉會稽三賦注云、宋昇明本、縣民家兒襲祖行獵、見山上有文三處、苦生其上、刮而視之、有大石文、小石文、其大石文云、黃天皇帝字道成得賢師天下、似與秦碑不同、

(未完)

本 (本市) 每周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以上九折

以唐虞周秦十志圖及宋人風水二十景圖

掌故叢編前出至第十冊現自第十一

本院精拓吉金墨本秦漢印譜

故宮月刊

繪事雜錄  
(續)

王弼州藝苑卮言(續)

郭若虛因之云、漢魏以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幘、後周以三尺皂絹向後幘髮、名折上市、通謂之幘頭、武帝時裁成四角、後魏隋

二十二之像通圖五廿彬吳明

(前詳傳小) (七六)

易以難、又別賜服官。內臣圓頭官幘巾子、唐末用漆紗裹之、乃今纓頭也、三代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綵綠袍、爲三等服、庶人以白、唐高宗以後、百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金帶、綠服銀帶、青服銚石帶、庶人黃銅鍍帶、五品以上佩魚、後爲龜、尋復爲魚、又文官一品以下、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睿宗朝武官五品以上帶匕事點犀、開元初罷之、晉處士賜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皂、(接第四版)



明 周 之 冕 花 鳥 扇

(前詳傳小)

書 榮 沈 明

采樵庚子登小山應制  
恭承恩命訪蓬瀛蘇京折達慶此生號日雲霞三島近春風臺殿百花明龍池混漢  
通銀漢仙閣宮毫映玉京中除清朝雷寵汲永歌天保樂時平宰層層臺望逾陰逢島山木好物華對  
光鈔輝凝草呈花流芳藥舖升霞瓊樓日射雕簷迤玉洞烟消石磴斜此際小應凡運到社永唯有五雲車  
恩持許小山遊中使相將到上頭馳道紫迴龍梵山古義據暖鶴舞曲松舒遠自中天起雲巖常抱上花浮卻道蓬  
限弱水此身今已到瀛洲菱石高標亮海濤曉色包兩翼先浮去幸為木橋春及一芭長橋外碧流  
出浪泛桃細蘆烏葦雲帆送芳洲子丘上品孤縷此何可承思白猿遊如是他香聖臨鑑者  
於道提肩疲松骨面清信台吃映於陽神素意密院墮生巾唐東芳酒水暇流時情  
力振大勢蒼蒼歷四主高麗止留記東坡在蓬萊爲山淸溪國城山曰西雲山也世說李太白別處來詩

沈榮、度弟、字民望、工書、成祖時自翰林特詔、遷侍讀、進大理寺少卿、與兄齊名、時號大小學士、兄弟並賜緞金衣、鍍姓名於象簡、泥之以金、

丞 翊 馮 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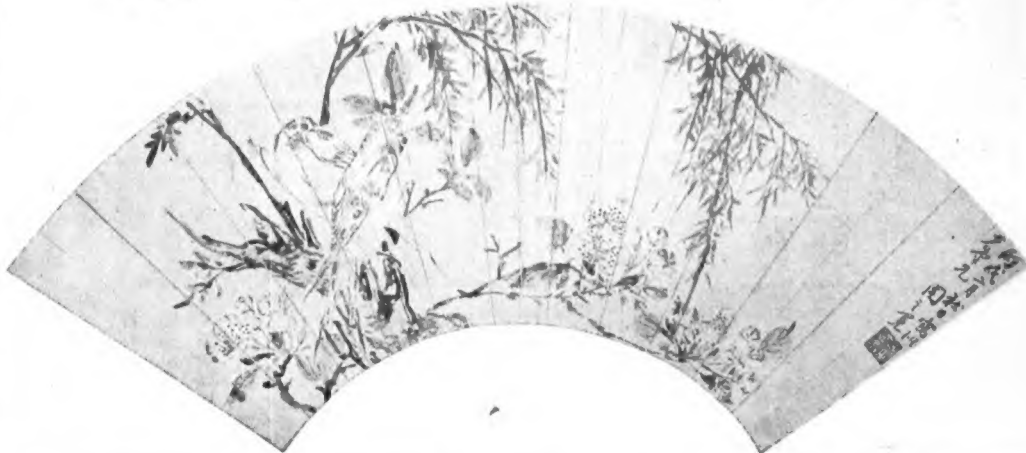


紐 界

印丞事詹平順



紐 鼻



印 承 局 書 印 華 京

三十期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例封面趙子昂畫馬尤屬精雅異常定價每冊大洋八角長期定閱各戶八折

定價 粉紙每册六角  
毛邊紙每册五角

承辦人：( )  
收郵票：( )  
現款：( )  
目價格函索即寄

每六冊十一元 每十二冊價二十二元



臨溪亭



下加欄、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三代以前皆跣足、後人始服木屐、伊尹為草履、秦世參用絲革屨、唐代宗朝、凡在宮人左右者、紅錦初鞋、此郭若虛論畫衣冠異制也、彼謂三代以前皆跣足、非也、冠履之制、詳自軒輊、何言跣也、古冠而不幘、漢元壯髮以幘蒙之、王莽頂亮、始加其屨、袁紹始製幘巾、魏武裁為白幘、林宗折角、文若成幘、南渡永明、改幘為帽、白幘線布、蓋自王丞相以後、小冠博衣、彌於晉末、晉氏放曠、施履資、然有露舄陰舄之異、婦人皆紛不一、元康以後、盛以五兵為飾、東髮既緩、至被於額、如若虛所論、極多挂漏、畫家不可不審也、今世畫人主、即製善冠、黃袍、玉束帶、無提尾涓人、則今衫帽、貴官戴漢冠、餘士大夫戴唐巾、不復論時代也、豈直漢光東、封觀者有僧、梁武郊祀、從官乘馬而已哉、

凡三代南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用牛車、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

按張遠之論畫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細者為中品之中、宋郭椿云、自昔畫家、分別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謂唐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休首推之為當也、其意亦似祖述遠、余竊謂遠之論、大約好奇、未甚循理、夫畫至于神、而能事盡矣、豈有不自然者乎、若有毫髮不自然、則非神矣、至於逸品、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居神品之表、但不當與妙能優劣耳、宋大小米、元高倪雲山、眉山竹石、足以當逸品、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維持會之初期、尚有數事可實吾記者、茲拉雜錄之、以餉讀者、

中正殿對面之西花園



一、屈內長時期、借調之內務部警衛隊、當時以為大有神機妙算者、至此乃以一部分之監守自盜案為警察廳發覺、人雖並獲、致為警廳全部搜查、驅之出宮、並繫其隊長調昌而去、余及本院同人、以其年餘以來守衛之功未可盡沒、頗欲竭力為顧全大部之面子而不可得、狼狽之狀、不忍卒睹、回首浩桑、令人喟然、世無趙子龍、則雞毛扇失其效、而黃鶴樓之劉玄德、乃疑為吳俘、諸葛亮乃變為木猪矣、大足嘆也、

(未完)

本院最新出版物

購書從速

本院精印民國二十年古物彩圖日曆

現已售完 紙料工洋二元 購者從速

故宮特刊

以宋徽宗舊藏唐人月儀帖精印成冊並有明細圖說定為唐人書帖之行間有釋文字飛動變化宋以後人萬不能為王夢龍定為與草書出於一人之手誠寶物也每冊洋一元二角

故宮畫書集

選宮中收藏最精之巨軸精印成集精裝十冊紀念日發行第一輯此係內府秘珍之尤者世人當以先觀為快每冊定價二元

史料旬刊

每旬一冊定價大洋四角現已出到第二十三期預定半年十八冊大洋六元五角預定全年三十六冊大洋十二元

射陽先生存稿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本刊第二十七期至第五十二期

合訂本業已出版 裝訂精雅定價每冊一元五角合訂本內所有各期停止零售成書無多並希注意

勘誤  
本刊第七十期第四版所載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下方第六行七行大元帥應作「張鎮威」